

莲花  
清秋

著

你

若

晴

好

你  
若

NIRUO  
QINGHAO

晴  
好

一部在职场跌宕和感情纠缠中的励志奋斗史  
都市“宫斗剧”，让算计更升级

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你若晴好/莲花清秋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3. 3

ISBN 978-7-5511-0784-6

I. 你… II. 莲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19615 号

**书 名: 你若晴好**

**著 者: 莲花清秋**

---

**责任编辑: 李 爽 刘燕军**

**责任校对: 齐 欣**

**装帧设计: 姚姚工作室**

**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**  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**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**

**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6/32/24/28/29**

**传 真: 0311-88643225**

**印 刷: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**

**经 销: 新华书店**

**开 本: 700×1000 1/16**

**字 数: 180 千字**

**印 张: 14**

**版 次: 2013 年 3 月第 1 版**

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**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0784-6**

**定 价: 23.80 元**

---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拒绝束缚 畅快阅读  
中国第一硬派阅读畅销品牌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这才是真正的獒

獒，守护着牧人一家和他的牧群，当野兽袭来，獒就会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，用它们巨大无比的力气和野性十足的凶猛，将野兽置于死地……这才是真正的獒！……见过真正藏獒的人少之又少，现在世界上纯血统的獒很少很少，我为能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见到一只纯种的獒而庆幸激动！

- 一 初遇高贵冷漠的纯种藏獒大黑 / 001
- 二 一只受伤后被抛弃的母狼 / 005
- 三 仁慈大黑救下天敌的幼崽 / 010
- 四 獒王大黑很愤怒 / 017
- 五 与七只恶狼对决 / 023
- 六 当大黑遇见另一只猛獒毛毛 / 029
- 七 大黑今天心情不太好 / 036
- 八 出行路上遭遇意外情况 / 042
- 九 救，还是不救？ / 048
- 十 这才是真正的獒 / 059

## 第二章 搏杀狼群

这时候，大狼群开始向我围拢过来，慢慢地围成了一个半径不足三米的圆圈，附近黑压压的一片都是狼。虽然现在已近黄昏，气温慢慢降了下来，林子里变得更加阴冷，但我的衣服还是一下子就湿透了。我从来没有与狼群面对面的对峙过，在战场上被枪打死，还能死个痛快，但是要我成为狼群的猎物，看着自己身上的肉被一块一块地分割下来，我还不能忍受。

十一 风，真他妈的大 / 065

十二 大黑怀孕了 / 072

十三 危险在悄悄地降临 / 079

十四 我绝不能这样被狼群吃掉 / 086

十五 大黑赶到，狼群大败 / 093

十六 大草原的神兽 / 100

十七 狼很狡猾 / 108

十八 一只绝望的母狼 / 115

十九 母狼生了，大黑也生了 / 122

二十 残断的无线电求救信号 / 131

### 第三章 狼杀狼

大黑跑回来，发现格格不见了，就满村子找，把村里的每一家都翻了个遍，但也没找到格格。她像疯了一样，追着狼群的气味跑，满山坡地吼，一直吼到天亮，我扯都扯不住她，一扯她，她就扭头要咬我。后来，她吼得都没有力气了，我才使劲儿把她拽了回来。但她还是使劲儿往外挣，我实在摠不住她，又怕她发疯，就找才让大叔他们帮我把她锁起来，这铁链子就是扎西木大叔家原来拴巴顿用的。

- 二十一 一场暴风雪就要来临 / 142
- 二十二 稍不留心就要送命 / 149
- 二十三 只听到一声惨叫 / 156
- 二十四 格格被狼给叨走了 / 163
- 二十五 落魄的狼王 / 170
- 二十六 本地狼群与入迁狼群的巅峰之战 / 178
- 二十七 老狼王复仇，杀死爱妻 / 185
- 二十八 母狼送回小獒格格 / 192
- 二十九 可怕的暴风雪又来了 / 199
- 三十 风雪中遭遇饥肠辘辘的狼群 / 209

## 第四章 大黑浴血战狼群

大黑又恢复了理智，从疯狂的报复状态中回过神来，开始讲究战术了。她先是甩开了一只撕咬她的狼，猛地一个跳跃，平转一百八十度，一口咬住一只狼的脑袋，上下牙一合，咔嚓一声咬碎了狼的脑壳。随即又一个跳转，腾空蹿了出去，甩脱了身后的几只狼，接着向着头狼站立的方向猛扑过去。她也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，只要咬死了狼王，狼群就散了，士气大败的狼就算有三十只，那也不是她的对手。

- 三十一 是大黑，真的是大黑 / 220
- 三十二 我被大黑误伤 / 228
- 三十三 大黑彻底地发狂了 / 235
- 三十四 大黑真的很委屈 / 242
- 三十五 雪谷遇狼 / 250
- 三十六 最神奇的狼的会议 / 257
- 三十七 大黑挣断铁链救主人 / 265
- 三十八 大黑浴血战狼群 / 272
- 三十九 一只只能获得狼群尊重的獒 / 280
- 四十 再见，大黑 / 291

**后记：大黑现在还好吗？ / 304**

# 第一章

## 这才是真正的獒

### 一 初遇高贵冷漠的纯种藏獒大黑

我是一名退役特种兵，本想在服役期满后申请再留两年，但是因为身体上的伤痛，不得不提前退役了。走的那天，队里接到上级任务，时间很紧迫，战友们不能来送我。只有黑子——我最要好的铁哥们儿，申请了十分钟的假，来为我送行。其实行李很简单，除了从军营里带走的一点儿留恋，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了。我像所有要离开部队的兵一样，很惆怅，仿佛世界末日就在眼前，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。虽然在很远的地方，还有另一个叫作“家”的地方在等着我。

黑子已经全副武装，脸上涂了花花绿绿的迷彩，右肩上挎着他那把心爱的黑色狙击步枪，左手提着我的行李。黑子总爱把他的枪擦得油光水亮。

我和黑子一样，爱枪如命。我们都是狙击手，都在比武大赛中拿过奖，毫不厚脸皮地说，我们的狙击枪法可以算得上一流。但现在，黑子还可以拥有那份独特的殊荣，而我却要远离这个地方，再也摸不着我心爱的狙击步枪了。我的心在痛！

黑子不愧是铁哥们儿，大大咧咧地拍拍我的肩，说：“别回家了，去我老家逛逛，我保证你会喜欢那个地方，给你介绍个好朋友，女的，也叫黑子！”

黑子是藏族人，后迁居到北京，去年回老家探亲，从青藏高原下来之后，



一到部队就和战友们滔滔不绝地讲起他的见闻，还有那只被黑子称为“哥们儿”的狗——确切地讲，不能说是狗，而应该称之为獒。

獒名黑子，母性，她的主人也叫她大黑。黑子说的那个“好朋友，女的”，就是这只母獒。在黑子的心里，这只母獒有着一一种朝圣般的神秘感，我现在还无法理解，希望将来会。

“好了，不能再送你了！真舍不得你走！”黑子把包递给我，我接过来，两个人拥抱在一起，互相拍了拍背。黑子的眼里有泪，虽然我看不到，但能感觉到他的手在轻轻地擦拭眼角。

我流不出泪来，只有喉头在动。我亲爱的战友，再见了！

树木快速地从窗外飞过，火车在加速，我的脑子里很乱，想了很多事情，但心却出奇地平静。我默默地盯着窗外，身边拥挤的人群和嘈杂的声音都仿佛被隔在另一个世界。

转车的时候，我站在站台上，忽然想给家里打个电话。

“喂……”一声“喂”之后，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，我是个不善于表达的人，只会把最深沉的感情融进那份执拗的固执中。

“是兵兵吗？到哪儿啦？几点下车？我和你爸去接你，对了，吃午饭了吗？带的东西多不多……”母亲永远是唠叨的，充满爱的唠叨让我觉得很愧疚，我更不敢说话，只有静静地听。

父亲在阳台上和王大爷下棋，我听到他在喊：“将军！”

“妈……”顿了一下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

“嗯，我在听！”母亲提醒我接着往下说。

“我……我想先不回家，去看一位战友。”我撒了个谎，就当是个善意的谎言吧。我不想让我的家人看到我现在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我更不想我的家人为我担心为我操心。

的确，刚从部队里下来，我还不能立刻适应这个喧闹的城市，也许黑子说得对，去他的家乡看看。那里有一个他的好朋友，女的，也叫黑子，或许，那个神圣的、带着神秘感的黑子姑娘可以疗我的伤，疗我无谓的失落和迷茫。

“哦……”母亲有些失望。父亲在电话那边喊：“让他去吧，他已经是个大人了！”

没等母亲拒绝我的提议，我心虚地匆匆挂断了电话。也许，父亲说得

有道理，的确，我是个大人了，可以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了。

黑子的老家在靠近日喀则山区边界的一个小村落里，那个地方的草场并不大，不像西藏北部地区，一望无际的都是草原。居住的人家也不多，我叫不出那个地方的名字，很拗口。黑子说，进了村，听见谁家的獒第一个叫，走进去，就是多吉大叔的家。

草原上的路一马平川，司机知道我是新来的远方客人，车开得并不快，因为怕我有高原反应。在草原上，即使说靠近某个地方，但到达那里也要大半天的时间，草原上计算路程的方式和大城市里没法比。

到了村口，付清剩下的一半车费，我从车上提下那个孤独的旅行包。车子一溜烟地开走了，把孤独的我抛弃在荒凉的大草原上。

这是个看起来似乎有些荒凉的小村落，土砖块，泥巴墙，低矮的房屋，几株老树，埋藏着藏族同胞们最原始的热情和渴望。沉寂，在下午即将斜落的太阳下，一切都变得毫无生机。我开始怀疑黑子的话，在我面前的这个地方，沉默得就像是一座雕塑。提着包，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向村落中走去。

“嗷——”一声雄壮而气韵悠长的獒的吼叫声乍然响起。

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。在部队里这么多年，虽然打造了一副钢铁般的骨骼，练就了一身的胆识，但我还是被这声虎胆龙威般的獒吼声震得哆嗦了一下。

这一声獒吼之后，村子里其他人家的獒才跟着吼叫起来，显然，领头吼的獒是村子里这些獒的王，也或者是后，因为我现在还不能确定这只獒是公是母。

按黑子的指示，顺着第一声獒吼的方向寻去，我找到了一座宽大的院落，院门敞开着，一只狮子般雄武的獒正气势汹汹地站在院门之内，面南背北地占据了主位，鄙视着呆立在院门外的我。

在这只目空一切、气势高昂的獒面前，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像是枪口下的一只猎物，或许这只獒也正像当年的我——从狙击步枪瞄准镜里守望自己的猎物，它正牢牢地盯着我，或者是嘲笑着我。

这只獒竟然没有拴链子，自由得就像是这个家的主人。我后退了两步，重新打量它。

这是只全身乌黑的獒，如果我没摸错院子的话，这只獒应该就是大黑。

它全身黑得没有一根杂毛，像是刚从黑色染缸里跳出来，根根毛发蓬松着，像一头发怒的狮子，正在冲我龇牙咧嘴。

藏獒力大如虎、凶狠劲斗，是世界上唯一敢与猛兽搏斗的犬类，有“神犬”的美誉。关于藏獒体格、毛色、神态的资料像电脑扫描图层一样从我的脑中一一闪过，然后过滤、核对，最后得出结论，这是一只绝对纯种的獒！

“你是肖兵吧？”听见獒的吼叫声，多吉大叔从屋里走了出来，不用多问，这一身军装就证明了我的身份。我是黑子在多吉大叔面前唯一一个提起过的部队里的战友。

黑子是个苦命的人，父母离异，从小跟着外婆生活，外婆死后，便随着母亲迁居到北京。在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中，多吉大叔成了黑子最亲最近的亲人。多吉大叔把黑子当自己的亲侄子一样看待，所以对我也就格外亲切，很热情地招呼我进屋。

屋里的摆设很简单，虽然现在藏族同胞都自己盖房子了，许多人已经脱离了随牧草而迁徙的帐篷生活，但还是保留了不少藏族人民独有的生活习惯。

我在宽大的地毯上盘膝坐下。黑子曾经告诉过我，藏族群众有许多忌讳和规矩，坐的时候，要盘腿而坐，不能把你的两只脚底板对着别人。

多吉大叔笑了一下，给我端来手抓羊肉和酥油茶，还有藏族朋友们特制的烤饼。早上没吃什么东西，现在感觉到很饿，我大把地抓着鲜嫩的羊肉，美美地吃起来。看着我吃得狼吞虎咽，多吉大叔笑呵呵的。在藏族朋友们面前，狼吞虎咽并不算失礼，反而是粗放豪迈的一种体现。

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大黑站在门口要用一种极端鄙视的目光看我，她是那样高傲，像一个皇后，我却仿佛成了在她面前乞食的奴才。我有一种受伤的感觉，在大黑那咄咄逼人却又十分冷漠的目光之下。

多吉大叔自言自语起来，在我听起来，却仿佛是对我的一种安慰，他吸着一袋早烟，说：“大黑是我一手养大的，抱回来的时候，她还在吃奶，家里没有别的獒，只能喂羊奶给她喝。大黑很喜欢和羊亲近，家里的那群羊也都喜欢围着大黑跑。”

我不得不承认，大黑有一个肥硕而强健的屁股，我想把她推开，但是又不敢。摸了驴屁股，驴还要尥蹶子呢，何况是一只凶猛的獒。

大黑像尊雕塑一样矗立在门口，令我可望而不可即，我似乎很不招大黑待见，她根本连再看我一眼都不屑。然而，黑子所说的话一直在我的头脑中保留着深刻的印象，大黑对我这样带着歧视的冷漠，更激起了我想了解她的冲动。

天色慢慢地暗下来，落霞像姑娘头上的彩色丝帕，被草原上的一阵风吹走了。大黑欣赏完美丽的夕阳，终于缓缓掉转过她的头，迈着步子，走到多吉大叔身边，在不远处的一块红地毯上卧下。

那是一块为她特制的精美的红地毯，很漂亮。这令大黑更有一种无比的优越感——在我这个陌生人面前。

多吉大叔最小的儿子格桑放羊回来了，本来格桑是要带大黑去的，因为多吉大叔早听说我要来，所以就把大黑留了下来。格桑还小，才十三四岁，脸蛋子上两团高原红，淳朴得可爱。

## 二 一只受伤后被抛弃的母狼

我把格桑叫过来，捏捏他的小脸蛋儿。他憨厚地笑着，从头到脚地打量我，怯怯地用藏语问：“叔叔会使枪吗？会打狼吗？”

问过多吉大叔之后，我才听明白。我笑起来，让多吉大叔帮我翻译，告诉他：“我管你爸爸叫叔叔，你应该叫我大哥才对。大哥以后会教你打枪，但是，你有枪吗？”

格桑听明白之后，忽然跑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不知道格桑从哪里翻出一支土制的猎枪来，紧紧地抱在怀里，跑到我面前，递给我看，枪杆子几乎要高过他的头。看着他认真的样子，我和多吉大叔都大笑起来。多吉大叔告诉我，这支猎枪是他很久以前的东西了，那时家里还没有养犏，因为穷，养不起，仅有的几只羊是家里最值钱的财富，为了保卫自己的财富，就从一个猎人手里买下了这支枪。现在，这支枪都已经生锈了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用。

我笑着把格桑搂在怀里，捏了捏他通红的小脸蛋儿。看见我这个没有丝毫地位的陌生人和格桑亲近，大黑有些不悦，她低低地吼了两声，提醒我，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。我有一种时刻要被她驱逐出境的感觉。毕竟，我现在

是待在她的地盘上，我不得不看着她那阴沉的脸色。格桑似乎也有点儿怕大黑，不大和她亲近，反而更愿意偎在我身边，听我讲部队里的故事。多吉大叔坐在旁边，一边卷他的烟叶，一边当翻译。

天晚了，格桑一直在擦那支生了锈的枪，擦得很仔细。也不知道多吉大叔是怎么和他翻译的，他擦了一遍又一遍，连饭也忘了吃。

我看见大黑坐在她独享的红地毯上，威风凛凛地看着我们用餐。为了讨好她，我把手上的一块嫩羊肉递了过去。大黑很不屑地从鼻孔里喷出两股粗气，然后冲我龇了龇牙，意思是要我缩回自己的手。

多吉大叔只得告诉我：“大黑不吃生人给的食物，而且，她从来不吃熟食。因为在獒的眼里，它们天生就是大草原的宠儿，你给它们吃熟食，它们就会认为你这是对它们的一种鄙视，凶猛的獒还会认为你这是在向它挑衅，但大黑不会，因为她有良好的教养。”

教养？我很吃惊。

多吉大叔笑了一下，解释说：“这是天生的，纯种的獒并不是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凶蛮而没有理性，相反，它们很高贵，有气质，根本就不屑于理会那些不知所谓的挑逗。”我讪讪地缩回了手。大黑很鄙夷地盯着我，抬了抬下巴。相反，我现在倒有一种被獒挑衅的感觉，我又一次感觉自己受到了伤害。

多吉大叔咽喉不太好，睡到半夜常常咳醒，为了不打扰我休息，多吉大叔让我和格桑睡在一起。格桑不懂汉语，我稍微懂点儿藏语，但并不熟练，两个人只好边讲边猜，用手指在半空或是床上乱比画。所以，常常说得是驴唇不对马嘴，格桑有些泄气，便翻过身睡觉去了。

我睡不着，仰头看屋顶，屋顶上的椽子一根一根的。我在想：如果以前没有汉藏间的交流和融合，没有两个民族间文化的传播，现在的西藏人民是否仍然在随着牧草而迁徙？世界就是这么奇怪，当初的一点点改变，在数百年后，竟会有意想不到的大变化。

格桑叹了口气，又翻过身来，他也睡不着，他想了半天，终于吞吞吐吐地说出一句话：“你，教，汉语，我！”

格桑想当兵，就必须学会说汉语。本来现在藏族学校里也教汉语这门课，但在这个偏僻的地方，穷苦的孩子们大多不上学，他们每天放羊放牛，仍然过着类似远古牧民的生活。多吉大叔虽然会些汉语，但也不精通，平时更不

会和格桑用汉语交谈。

我很诧异格桑这句汉语是怎么说出口的，他看见我脸上又惊奇又欢喜的表情，知道是他那句汉语的功劳，就又生硬地说：“爸，教我，晚上。”

我摸了摸他的头，笑着学他的话：“哥，教你，以后；你，也教我。”

格桑笑了，露出两排小牙，一头钻到我怀里。

半夜，忽然听到村落里的獒们一齐嚎叫起来，我和格桑都被惊醒了。格桑从被窝里爬出来，跳到床中央，冲我龇牙咧嘴，又摇头又摆屁股，做了个大灰狼的样子，然后披上衣服就往院子里跑去。

狼来了？

我脑子里一热，血就往头顶上冲，脑子里闪过凶残的狼撕咬猎物的场景。

狼这种动物，我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，真正的狼还没有亲眼见过，不知道会是一种什么样子。

我一个翻身跳起来，连衣服也没披，就光着脚丫子冲到了院子里。

多吉大叔不在家，獒吼第一声的时候，他就提着油灯出去了。我和格桑跑到院门口向外张望。格桑和我一样，也很兴奋，不知什么时候，他怀里已经抱着那支枪，枪杆子被他一个晚上就给擦得锃亮，在微薄的月光下闪闪发光。

多吉大叔回来了，格桑接过他手里的油灯，兴奋着用藏语喊：“狼呢？来了吗？多不多？有几条？”

多吉大叔咳了两声，告诉我们说：“是只被狼群抛弃的老狼，这只狼以前可能是头狼，现在受了伤，没有吃的，就跑到了村子里，听到獒的叫声，又吓跑了。”

大黑站在门口，一声也没叫。不用多吉大叔解释我也知道，大黑是不屑于对这样一只可怜的狼吼叫的，她是一只高高在上、目空一切的尊贵的獒，根本就没把那只被狼群抛弃的小混混放在眼里，只有那些车前小卒才会在风吹草动的时候吠叫不止。

格桑兴奋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，他抱着那支枪，在院子里做冲刺状。

大黑慢慢地走到院门口，一边仰头呼吸半夜清新的空气，一边欣赏天上的月亮。她的神情专注而且庄重，就像是虔诚的教徒在一条坚苦而漫长的道路上，远远地凝望圣地。

格桑练了一会儿突刺，忽然说：“阿爸，我今天放羊的时候遇到狼了。”

“哦，几条？”多吉大叔一边抽他的旱烟，一边漫不经心地问。草原上的孩子迟早会遇到狼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格桑坐了下来，把枪紧紧地搂在怀里，眨着眼睛说：“一条，是母的，左后腿断了，带着两只没睁眼的小狼。”

格桑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语声里没有对狼的仇恨，我反倒听出了几分怜悯。草原上的孩子淳朴而天真，这个时候的他们还不知道仇恨，他们或许也不愿意去区分谁是他们牧民的仇人，谁又不是。

多吉大叔没有说话，他抽着自己的旱烟，抽得津津有味，一袋旱烟很快抽完，他敲了敲烟袋锅子，才缓缓地说：“好几年前了，雪天，我赶着羊到村里的牧场上吃草，一群狼大概是饿疯了，冲进了牧场。那时候，有两家养了獒，还有几支猎枪。狼群围住了一头待产的母羊，咬住了，死命往外拖，枪在响，獒也在叫，狼群只好撤退，有一只狼被獒咬断了腿，跑不快，拖得雪地上到处是血，头狼走过去，在它的咽喉上咬了一口……”

“阿爸，都是狼，头狼为啥要咬同类？”格桑瞪大了眼睛，他还不明白什么叫“优胜劣汰，适者生存”，他更不明白，要保存一个团队的战斗力和至高荣誉，有时候，团队的首领必须要残忍而果断地作出选择。这是狼的生存法则。格桑不是狼，更不会像狼那样残忍而绝情，他不能体会，所以也就无法明白。

多吉大叔知道我是听明白了，就冲我点了点头，转头问格桑：“要是你的羊群被狼袭击了，后来狼跑了，但很快又会回来。有一头羊受了重伤，快死了，你又必须赶快回到村里。你说，你是要那头快死的羊，还是要保住整个羊群？”格桑眨了眨眼，毅然地说：“都要，咱们牧民的衣食住行都在羊身上，咋能放弃呢？”

多吉大叔笑了，摸着格桑的头，说：“傻孩子，都要？你保得住吗？人啊，有时候就要学会放弃，到了那个时候，你不想放弃也不行。你看，狼都懂得这一点，咱们是人，两条腿的还能比四条腿的笨吗？”

不知道大黑是否听得懂，她一直站在门口看月亮，我不知道，对于一只獒来说，太阳、月亮又有什么好看的。或许，用獒眼来看人，人才是一种可笑的动物，整天忙忙碌碌，忘记了大自然的美，也不懂得欣赏大自然的美，就像一头拉磨的驴，就知道整天转啊转啊……

我认定大黑有这种想法，是因为我终于看见大黑回了一次头，而且是用一种嘲笑的眼神盯了我两秒钟。我真的很怀疑，这只巨大的獒是不是能猜透人类的想法，她是不是知道了我脑子里在想的东西，所以要用这样嘲笑的目光看我。

大黑很快转过了头，又往院子外望去，村落里稀稀落落地坐落着牧民的土房子。这个村落的人不多，最多也就十几户，当天刚黑开始点灯的时候，村落里的灯就像棋盘上的棋子，东一颗，西一颗，寥寥几盏。

边境的夜晚有些寒意，格桑眨着眼，静静地听多吉大叔说着，怀里的枪越抱越紧。

多吉大叔又往烟袋锅子里续了一撮烟叶，但是没有点，拿在手里，想了一想，说：“格桑啊，在狼的家族里，为了保存一个狼群的实力，初生的小狼就像掌上明珠一样金贵。你今天看到的那只母狼，可能是被狼群抛弃了，母狼后腿有伤，这是它致命的地方，它捕不了食，狼崽很快会饿死。”

我听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多吉大叔要救下那两只狼崽。

对于牧民来说，对狼的仇恨是世世不息的，他为什么要救狼？听说要去救狼，格桑很是奇怪，他问多吉大叔：“阿爸，为什么要救狼？狼吃我们的羊，伤我们的人，救了狼，村子里的人会骂我们的。”

多吉大叔皱了皱眉，他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咱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儿，咱们的羊群也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儿。如果牧草没了，草原荒了，变成了一片沙漠，羊群也就没了，羊群没了，咱们还靠啥活命？这就是老一辈传下来的食物链啊！有时候选择就是放弃，放弃也是选择。”我突然觉得这个没有读过多少书的藏族老牧民，竟然有着哲学家一样的思想和头脑，虽然他不会说那些多么伟大辉煌的话，但却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这些意思。这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，而是从世世代代无穷尽的苦难生活中淬炼出来的人生法则。在这个老牧民面前，我觉得很惭愧，一个藏族的老牧民都懂得的道理，而我却没有体会到，至少，在此刻之前还没有。

狼少了，兔多了，草荒了，羊没了，这就是草原上不同物种之间的联系。选择等于放弃，放弃等于选择！那么我现在到底是在放弃还是在选择？

看着格桑还不太明白的表情，多吉大叔细心地向他解释道：“孩子啊，现在草原上的狼在一天一天地减少，野兔子在一天一天地增多，咱们的牧场眼看就要荒了，如果牧场荒了，又拿什么来喂咱们的羊？咱们是牧民，为了



喂壮咱们的羊，咱们打狼杀狼，但有时候，也必须救狼保护狼。”

格桑听懂了，点点头。

夜里，我开始修那支老枪，格桑一直在边上陪着我。

天亮的时候，终于把枪修好了。喝完一碗酥油茶后，我们就出发了。

多吉大叔准备了一些干粮，还有一袋水。今天，可以说是全家出动，格桑要去牧场放羊，而那个草坡离牧场也不远。我和多吉大叔要去看那只受了伤的母狼。大黑就走在队伍的前面，她领着格桑，领着羊群，领着全家出动了。

清晨的风吹过来，把大黑的颈毛吹得更加威武，她就像一座大山一样，挡在我们和整个羊群的前面，慢慢地走着，不时地回过头来看一眼自己的主人，顺便鄙视一下我。

第一次在草原上漫步，我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，左看右看，不时地向多吉大叔询问。

格桑跟在羊群屁股后面，而羊群又跟在大黑屁股后面，我和多吉大叔则跟在格桑的屁股后面，慢慢地走着，说着。

辽阔的大草原像一块碧绿无边的大毡子，远处起伏着一个个山包，蓝天、白云、一个藏族老人、一个年轻孩子、一个穿着绿军装的我、一群白羊、一只黑獭在一片汪洋般的绿色中向前移动。你想象不出，那有多么美，美得让人心醉，连草原上的风和空气都带着一种抚慰人的温柔。

### 三 仁慈大黑救下天敌的幼崽

牧场不算近，我问多吉大叔：“家门前就有许多草，为什么不在最近的地方放羊？”

多吉大叔笑着回答：“家门前才更要养草啊！我们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，草，就是我们的命。”

我在沉思：草是牧民的命，而像我这样的人呢？像我这样生活在喧闹大都市里的人，什么又是我们的命？我找不到答案，多吉大叔也不可能给我答案。我希望，当我离开这片绿色之海的时候，能得到一个圆满的答案。

到牧场的时候，已经不早了，多吉大叔把水壶递给我，取下肩上的干粮